

本人表示極願援助。使我深深感佩中國人的友情是如何的熱誠，如何的篤厚。患難時的友情比任何東西更爲可貴，當時本人曾請問徐先生，欲了解中國，應讀何書？徐先生介紹我一本各位所知很有名的哲學家林語堂先生所著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本人讀此書後，覺得我們在精神上，必須用東方的哲學，加以修養，然後再向歐美學習科學技術，自圖發達，否則就不能成爲「車輛的完全兩輪」。我們就從他這一段話就可以知道他對中國的友情。

四、捐助電子研究所儀器

在梶井氏未辭去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總裁之前，適母校電子研究所成立，當時缺乏儀器，經函請梶井氏設法捐助承其熱心協助，分向該社及日本通信機械工業協會約三十六個廠家捐贈總值美金二八、五七七·三三元的儀器設備一批，以供電子研究所做研究實驗之用，此種熱情我們衷心感謝。梶井氏說過：「我在年青時，日本曾有一次大地震，將東京的電話全部毀滅。當時我們的先輩會決定改用自動電話，並向美、英、德各國購進自動電話交換機，然而此項機件，實不應該長久購用外國貨，我們當時會主張應即自造，故致力提倡國產化，並向民營各公司亦鼓勵其生產。我們極願協助發達貴國電信事業，並很樂意將日本所製造的機件，售給貴國。但發達貴國電信事業的基礎，繫於貴國工業的發達。所以貴國亦應先從簡單的機

件，着手設廠自造。此爲本人所要誠懇奉勸的一個問題。我們對於發展貴國工業，亦不惜任何技術協助」。

他又說：「本人曾經竭力主張興革工業，以材料自足自給。但前次考察歐美返回公社後，我改變初衷，主張向歐美購買部份機器，然而年青的同仁們，却照從前我們所教，極力主張提倡國貨，拒不贊成。提倡國貨與關閉主義完全不同，假若歐美有比我們更優良的東西，我們應該樂於接受指教，藉以自謀進步，但不可受教於各國而自感滿足。因此，我們很努力於研究工作，並極願將我們的研究貢獻於世界的進步」。

他又說：「年青同仁們常抱如此感覺，怕自己的研究，付諸實行時，遭遇失敗應負的責任。本人曾勉勵他們說：「此項責任應由我負責，請繼續進行吧，若不失敗，絕無成功可言，失敗爲成功之母，請不要顧慮金錢的浪費，我們願爲研究不惜投資」。這就是他主張國際技術合作，和鼓勵青年研究發展的明智決擇。

最近有人去日本開會，在會議席上遇到他，他就請這位先生轉告筆者，希望多派技術人員赴日歷練，假使我國所派人數限於交換工程業務辦法，其多派人員在日本之費用，他可在亞細亞通信協會或科學會議方面設法籌措，他這種幫助我們培育人才的熱忱，更令筆者感佩不置。

談談當前的經濟情勢

尹仲容

四十九年已經過去，現有的統計資料還不能允許我們對這一年的整個經濟發展作一總結，但幾個重要的經濟指標，我們已有最粗略的估計。根據這些估計，真實國民所得增加了七·三%，平均每一個人的所得增加了三·八%，兩者都是四十三年以來增加最多的一年，工業生產指數也增加了一五%，農業生產指數在接連的天災影響之下，也增加了二%，至於全社會的毛投資額，雖無統計數字，但由於「八七」水災的重建和其他鉅大工程，爲數當亦很大，國際收支方面，工業產品出口的增加足以抵銷農產品出口的減少，進口則並無顯著的增加，同時，由於儘先利用美援的結果，使外匯準備也達到過去所未曾有的高峯，物價方面，雖然四十九年十二月較四十八年同月上漲了一一·七%，但尚未演變成循環性的上漲，人民對幣值的信心也未動搖。所有這些指標，都一如以前各年，顯示着臺灣經濟的進步與繁榮，把這一年的情形，和過去十年來長期的發展趨勢，以及我們每個人都親身經歷到的生活水準提高，併在一起看，更使人覺得我們經濟進步的顯著，也更增加我們對臺灣經濟前途的信心。

但任何一件事，我們決不能只看好的一面，也應該同時看到不好的一面，必須兩面對照的看，才能了解真相。我們的經濟有好的一面，也有令人憂慮的一面，而這一面尤其值得我們的注意和檢討。

一、工業進一步發展將遭遇困難

在過去十一年工業是發展最迅速的一個經濟部門，新的工業不斷建立，舊的工業不斷擴充，生產量則直線上升，自四十一年至四十九年，增加了一·四七倍，即以去年而論，生產量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不過在這段時間，工業祇沿着兩條路發展：一是在國內有足夠的市場；一是在技術方面比較有把握。因此，發展工業祇遭遇兩個困難：資金供應的短缺與缺少企業家出來領導組織。關於資金供給方面，由於美援的協助和通貨膨脹下所產生的國內強迫儲蓄，大致尚可應付需要，關於企業家的領導與組織，除由民間供給一些企業家外，政府機關也擔當了一部份責任，現在大多數稍具規模的現代工廠，差不多都是由政府機關設計指導並予協助而創辦的。

但是這種情勢現已有所轉變。在資金供給方面，除美援仍將是一個重要的來源外，國內儲蓄的迅速增

加，將可以供給資金需要的大部，而使資金供給短缺不再成爲嚴重的問題，促使國內儲蓄迅速增加的因素有二：一是通貨膨脹減緩，自願儲蓄增加；一是個人所得不斷提高，儲蓄能力加強。代資金供給短缺問題而起的，將是資金需求短缺的問題，所謂資金需求短缺，就是沒有有利的投資機會，或者說沒有可以賺錢的工廠好辦，有了資金沒有足以吸引人的出路，主要原因是凡屬可以辦的工業，國內市場都已滿足，除非出口，不能再增加投資予以擴充，但要出口，在品質與價格方面又難與國外產品競爭，停滯局面於是形成。

另一個新增加的困難是技術，假如不受技術的限制，則我們還有許多新工業好投資，迄至現在爲止，我們所創辦的工業，絕大部份在技術上，都有相當把握，無須依賴外人，同時高級工程人員與技術工人也沒有感到缺乏，但這種在技術上沒有困難的工業，已經發掘殆盡了，現在假如要建立其他的新工業，如機械製造工業、耐久性消費品工業、重化學工業等，在技術上便要感到困難，技術人員便要感到缺乏，而這也是個在短期內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二、農業政策亟待加強

我現在要談到農業方面的問題了，我們的農業是最有成就的一個經濟部門，無論在土地制度方面，在生產技術方面，都有高度的成就，而爲國內外人士所稱道，但是在農業方面我們仍是有問題的，不過這是

所舉的兩點，不過整個農業政策的一部份而已。

三、國際收支地位仍極脆弱

我們的國際收支項目主要爲貿易，祇要看貿易的情形，就可知道國際收支地位。四十九年出口總值約爲美金一億七千萬美元，較上年增加約一千萬美元。進口約二億五千二百萬美元，較上年增加約八百萬美元。入超總額約爲八千二百萬美元，較之上年約八千四百萬美元略少。本年進口美援約九千一百萬美元。從以上簡單數字，可知①我們國際收支年有巨額入超，賴美援彌補；②入超數額達到我們出口能力的二分之一；③入超情勢四十九年並無改善，出口雖有增加，進口也隨着增加。這些都充份顯示了我們國際收支的脆弱地位，以及依賴美援的程度。

這種脆弱的情形，在可預見的一兩年內，還無法有顯著的改善，四十九年糖米以外的出口雖增加將近二千萬美元，足可抵償米出口的損失，爲一可喜的現象。但我們所憂慮的是我們工業產品的出口，在國際市場還沒有建立堅強的信用和固定的市場。競爭能力薄弱，現在重要的工業出口品如棉紡織品，還沒有經過強烈競爭的考驗。農產品出口方面，在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下，出口數量提高的希望將不甚大，出口價值可能由於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動而有所增加，但也可能下落，所以是一個不定的因素。

至於進口方面，四十九年資本設備與農工原料進口，無論是絕對值與百分比却較上年減少，而這兩項

屬於政策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農產品的價格問題，這是一個全世界所共有的問題，而我們却把牠忽視了，我們都知道，農產品由於生產缺乏彈性，其價格最易波動，某年某種農產品求過於供，價格上升，於是羣相種植，造成供過於求，價格慘跌，隨後又羣相減產，復造成求過於供，價格又暴漲，如是循環不已，除此以外，各種競爭作物之間的價格，也要保持一個適當而穩定的關係，我們對於這些問題，都沒有適當的注意和解決，米價問題，糖米耕種面積問題，甘薯價格問題，乃至肥料供應問題，實際上都是一個農產品價格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將會影響我們的生產、物價、國際收支，尤其要影響農業本身進一步的發展。第二個問題是農業管制的問題。我們在農業方面還保留了一些爲應付非常情勢所實施的管制辦法，這種管制在目前是否有必要，管制的效果如何，是否應該以調節來代替硬性的管制，都有澈底檢討的必要。這個問題與糧食的生產，供求調節，糧食價格，却有很密切的關係，最近一年半的糧價上漲，雖然可以歸之於天災，但與管制並非毫無關係。

以上兩個政策性的問題，都是談臺灣農業所不能忽視的。生產技術方面所作的種種努力，常常可以爲一個不適當的政策抵銷而有餘。就臺灣的現狀而論，一個適當的農業政策，不僅爲解決現有的農業問題所需要，也爲進一步開發農業資源的先決條件。沒有適當的農業政策，進一步的開發資源是不可能的。以上都是擴大生產與出口能力所必需的。無論這種情形是是否暫時的現象，都值得注意，如其繼續下去，則對未來國際收支地位，將是一個沉重的壓力。

由上面的報告，對於我們的國際收支地位，當可有一較清晰的瞭解，我在前面說過，我們四十九年的外匯準備是遷臺以來最高的一年，糖米以外的出口也是最高的一年，尤其工業產品出口的迅速增加，更是前所未有。同時在外匯貿易管制大爲放寬的情形下，也未引起更大的入超。黑市匯率並逐漸下降至與結匯證價接近。所有這些現象都表示國際收支地位的改善，但這種改善並不能掩飾國際收支地位的弱點，特別是在經濟遭遇意外困難或從較長期觀點看的時候。

四、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存在

四十九年十二月北市躉售物價指數較之上年同期上升一·七%，這是一個很大的上漲率。但我們並不爲這個上漲率所嚇倒，認爲貨幣性的通貨膨脹較往年爲大。相反的，通貨方面的情形，較以往各年都有進步。四十九年臺幣發行額較上年增加了三·二%，毛貨幣供應量增加了九·六%，與四十八年增加率相同，但遠較四十六、七兩年二〇%以上爲低。這一個數字如果與估計的國民所得增加率廿三%（除去貨幣貶值因素真實所得增加率爲七·三%比較，並不能算是一個大的增加率，如果把儲蓄存款的增加，金鈔價格的下落，以及對米價與國外金價上漲反應的冷淡等現象併在一起看，四十九年經濟實在是最穩定的一

年，但是物價指數為什麼還要上升如此之多呢？這是因爲第一、由於天災和人口增加，以致糧食短缺，糧價上漲；第二、基於特殊的原因，需求驟增，如水泥便是一例；第三、國際市場價格上升，如橡膠、廢鋼、中藥等，除此以外，當然還有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因索在內，不過，貨幣因素在去年物價上漲中所佔的份量不像過去之大，也就是說，貨幣性的通貨膨脹已不是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

但所有這些好的現象，都不能抹殺一個事實，那就是貨幣性通貨膨脹的威脅仍然存在。威脅的第一個來源是預算，迄今爲止，我們的預算並沒有完全平衡，而預算一日不能平衡，通貨膨脹的威脅就一日不能解除。第二個來源是非生產性的或生產性很低的投資，這種投資以公營事業或公共工程爲最多，而且其資金來源又大部份是膨脹的較大的銀行放款或美援新臺幣基金，所以這種投資的膨脹影響實不下於預算赤字。第三個來源是高消費傾向，儲蓄雖然增加很多，但消費傾向仍保持一個過高的水準。由於這幾種因素，所以我們的經濟穩定，雖一年比一年進步，幣信一年比一年好，但基礎仍不堅強，正如國際收支地位一樣，經不起較大的刺激。任何較大的經濟變動，穩定局面即刻可以受到損害，「八七」水災便是一例。

五、經濟尚未走上正常與自動發展之路

儘管經濟日趨穩定，儘管農工業生產指數不斷上升，眞實國民所得不斷增加，生活不斷改善，但我們

的經濟尚未走上正常與自動發展之路。就經濟恢復正常來說，不但我們在觀念上，在制度與法令上，尚保留有過去爲應付通貨膨脹與緊急情勢所採措施的一些影響，一時難於消除；而且就事論事，我們目前也不能立刻使經濟活動完全恢復正常。在通貨膨脹的威脅仍然存在，國際收支地位仍十分脆弱的情形下，勢不能貿然解除一切管制，外匯貿易之仍在管制中便是一例，但是經濟活動一日在非常措施的影響之下，便一日不能有正常的發展，經濟一日不能有正常的發展，便一日不是健全的經濟，所以儘快恢復正常，應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之一，所有一切不必要的管制制度與法令，都應取消或修改，尤其重要的是觀念上必須要有所改變。

至於經濟發展，無論在社會觀念、經濟制度、技術知識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一個水準，能够使我們經濟內部產生一種自動向前推進的力量，雖然這種力量現正在逐漸形成中，但是這種力量一日缺乏或不够強大，我們的經濟發展便難望加速，便難望於短期內趕上其他經濟進步的國家。

六、結 論

我講以上這些話，並不是有意暴露我們經濟的弱點，而是在使大家了解我們的眞實經濟地位，加強優點，改革弱點，讓我們的經濟更健全，更強大。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絕不能因爲目前小有成就，而抱過度樂觀心理，忽視未來的困難，鬆弛應有的努力。

略論「管理工程師」之重要性

楊元拔

現在企業的發展，有一顯著的傾向，就是「經營的自主化」。換言之，也就是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之日趨分離。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後，企業不再受少數資本家所控制，另委由一批富有管理才能的人去經營。因之有人指稱現代的企業，已由過去資本家獨斷的時代，進入了完成置於管理之下的「管理時代」(Management Era)，這正是我人對於現代企業應有的一種新認識。隨着經營自主化的發展，管理人員在企業組織中地位，就日趨重要。例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擁有一百數十億美元的資產，又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每年五、六十億美元的營業，無不由各該公司少數幾位高級管理人員所支配營運，於此可見其所掌握的責權有多重要了。據估計美國有二百多家大企業的資產，約佔美國全部企業資產總值的四分之一，這樣說來，管理人員之掌握現代企業之經濟權，不就等於掌握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命脈了嗎？正因爲管理人員在現代企業組織中有如此重要，所以輓近歐美各國對於各級管理人員的培養和訓練，至甚重視。不僅服務於企業中的各級人員必須參加各項企業管理的訓練與研究，同時各大學和研究院中亦相繼設立高級企業管理課程。近年來美國哈佛大學對於企業管理，更注重實例研究(Case Study)，俾

學用一致，而能處理眞正的實際問題，其重視企業管理教學，於此可見一斑。在上述教學情形之下，過去一向認爲屬於應用科學技術專家的「工程師」，今日也有所謂：「管理工程師」(Management Engineer)這一嶄新的名詞，出現在「工程師」這一範疇之內，這以我們研究技術工程的人來說，倒是值得重加認識的一個新觀念。

近十數年來，我國各公私營企業，雖也力倡科學管理化，但其收效所以仍感不太理想者，其最大的原因，實在還是在於管理人才的缺乏。時至今日，我們如不打破過去那種某一種企業應由某一種技術工程師管理的陳腐觀念，並亟謀管理專門人才之培養與訓練，以求改進的話，則任何企業欲求不斷發展，那是令人難以想像底一件事。美國芝加哥英蘭鋼鐵公司(Inland Steel Co.)董事長阮德爾(Clarence B. Randall)於一九五四年九月赴土耳其考察投資的環境後曾發表他的觀感說：「土耳其有很好的經濟人才、工程師、以及各種技術人員，但對工業組織和管理具有專長的却很少。政府資送年青有爲的人到康奈爾大學去學農，麻省理工學院去習化學和工程，但很少有人被送到哈佛或華頓(Wharton)大學去學習工商管理。以目前而論，他們需要管理人員誠比工程師人員